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
责编 程建华 E—mail:158050557@qq.com
安庆晚報

# 裂变中的新生

## ——读唐慧琴小说集《月亮湾》

冯 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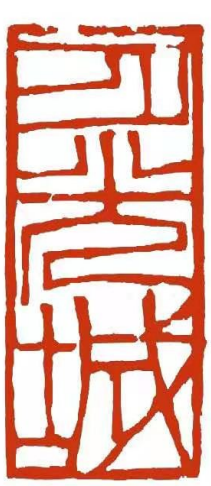
《月亮湾》
唐慧琴 著
河北教育出版社

这部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十篇中短篇小说，以月亮湾村为背景，真实深切地记载了新时期乡村变迁的种种痕迹。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中，乡村必然经历阵痛，作家对阵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对乡村明天给予了温情的抒写。

### 直面现实的疼痛

大病医疗（《嫦娥奔月》）、青年婚姻（《苦楝花》）、孩子升学（《千里迢迢》）、土地承包（《城墙土》）、乡村治理（《一弯新月挂满天》），这些是看得见的故事外壳。所有这些故事集中思考的问题：乡村传统遗失了，道德崩溃了，乡村要往哪里去？《去高蓬》中不出场的“二哥”发家后抛弃原配另觅新欢，是对乡村道德失范的直接描写，其他篇什涉及乡村治理中的困境、城乡差异对乡村新生代的压力等，所有这些或显或隐的描写，都聚焦于乡村被挤压、被边缘的现实。

小臭子靠着给保定的饭店送白条鸡致富了（《千里迢迢》），李春羊和迪巧靠卖饲料致富了（《城墙土》）；他们的下一代通过升学跳了“农门”，明花的儿子三十岁刚出头已经是省城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，女儿二十七岁就是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（《你是一朵白莲花》），芝芝的儿子雄雄虽然高考成绩很低，父母仍千方百计将他送进了高校（《千里迢迢》）：一句话，村民中的大多数放弃了祖祖辈辈作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，整个社会的自由流动给乡村带来了生机。



升学、打工、做生意改变了乡村生态。尽管普通村民仍然会遭遇教育、医疗困境，小店铺的生意少不了大人物的照拂（《长在屋子里的树》），经济、文化生态还不够健全，但是乡村的急剧变化还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。

小说反映的生活有的已距今二十年，这些年村庄的变化更加显著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更加丰硕，当然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。若干年后再来阅读这本小说集，我们可能会感叹城市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的凋敝和衰败，相反，在阵痛和反思之后，劳动力如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、农村青年如何获得更宽广的出路，都有更加丰富的实践样本了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有些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留恋停留在对传统消失唱挽歌的层面上，极力书写传统的美好温馨，对一切新生、变革的力量表示怀疑，这种伪浪漫的摹写，只要真实接触乡村生活就会瞬间瓦解。《月亮湾》作者的笔下，乡村的粗粝、冷漠，原始生命的野蛮生长无处不在，但可贵的是，作者的眼光一直在遥望着未来，对人性深处的纯粹、美好保有强大的信心。作家对乡村被挤压的现实充满了同情，痛恨乡村和村民对城市恶俗的迅速接纳，但许多篇小说里，作家都刻意在营建一个干净的精神世界，作为对现实污浊的抵抗。

乡村现状还有许多令人焦虑的地方，随着传统生活、劳作方式的消退，蕴蓄在纯净的乡下人心灵深处的一些美好品质，不但没有被完全摧毁，反而在金钱世界中越擦越亮。如《城墙土》中对王小花恨之入骨的迪巧，最后还是产生了“不忍”之心，选择了放下和宽容。作家撕开了乡村生活疼痛的创口，又凭借精彩的内心独白和灵魂反省，给出了足够温暖、坚强的慰藉。

### 女性形象与女性视角

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里，男性一般是外向的，富有冲击力的，是社会变革的最先发起者、承接者，也是传统的破坏者；女性，或者说作家着力塑造的女性则更多地承载着温柔的眷顾、温情的体贴。在传统书写里，当男性向外冲击时，女性往往是后方安稳的屏障。唐慧琴笔下也有这样的描写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家着力书写的女性走向独立、觉醒的艰难历程。

作家尝试以女性的独特体验、独特视点去反观男权文化，争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言说的权利。乡村社会女性往往更容易处于弱势和贫困的地位，要么以悍妇形象来守护自己权益，要么以丈夫呵护的“女儿”角色呈现，能像红颜一样慢慢觉醒起来，是村庄走向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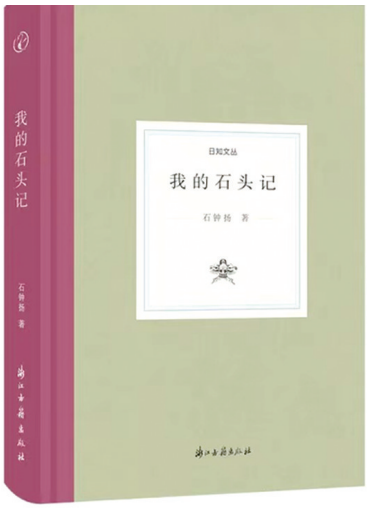
唐慧琴笔下众多的女性，总体是温存的，但不是逆来顺受的，也不是作为男性的控诉者的存在。即使像明花一样，将一双儿女唤回要惩戒丈夫，并非要夺取家庭生活中的话语权，而是对丈夫情感真诚专一的诉求。当年是丈夫视已有“污点”的自己如一朵白莲花，现在丈夫背叛自己，白莲花的圣洁已经被损毁，明花要的是内心的洁净，是对女性尊严的捍卫，而不是解决普通的出轨问题。

月亮湾是一个小村子，馒头山是一座小山，爬到馒头山可以登高望远，受伤了，回到月亮湾，那里有温柔的承托。月亮湾这一典型的女性意象，是女作家唐慧琴观察、描摹、思考女性的最好凭借。

# 仰望生命的风景

## ——读石钟扬《我的石头记》有感

欧阳冰云



《我的石头记》
石钟扬 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石钟扬的新著《我的石头记》，共有“心海漫步”“生命风景”“心灯闪耀”“寄语天国”五个专辑26篇文章，里面有我崇敬、爱戴的乡亲：赵朴初、石楠、孔凡礼、胡继华等，有我熟悉的陈独秀、唐先田、叶尚志、乌以风等等。有几篇文章我曾经在杂志上拜读过，灯下再读，如遇老朋友，倍感亲切。

2023年的冬天特别的冷，遭遇了几十年少见的寒流、冰冻天气。捧起石教授的《我的石头记》，慢慢地阅读，感觉在与贤者对话，与一群有趣的灵魂进行思想的交流，与美漫步。

几年前的秋天，我编辑了一组写石楠老师的文章，其中就有石钟扬的文章，在《长河文艺》发表后，我给他寄样刊，因此成为微信好友，常常讨教，受益良多。

石钟扬的家乡宿松县与我所在的太湖县是邻县，他写老家复兴镇老岸村，与我熟悉的乡村叙事是契合的。那个他眷恋的村庄与我的家乡徐桥镇一衣带水，隔着泊湖，都在长江岸边。这让我在阅读《我的石头记》时，又增添了几分亲切和温暖。

文贵乎情。《我的石头记》触动我内心深处的，正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情，那份坦诚，那份温暖，而在这个物质丰富情感贫乏的快节奏社会，这一切弥足珍贵。《秋光壮丽说先田》《唐府醉酒记》中的兄弟情、乡友情，《乐于石楠心海漫游》中的姐弟情，《他收藏着中国文化史的若干章节》中与方继孝先生的朋友情、学术情，《灯》中与杨政策的校友情、知青情……文字仿佛有着某种魔力，让人爱不释手，久久不能释怀。

笔墨是作者情感的密码，绘画是画家生命的风景。作者对吴冠中绘画审美解读时，认为其笔下的风景既是诗意的风景，又是意象的风景，更是心象的风景，诗意、意象和心象是吴冠中风景绘画的三个阶段。吴冠中在创作中始终追求在一幅画面中将这三者完美地进行结合，从而使每件作品都能被注入生命的能量，在仰望生命的风景中流连，让尘世中的岁月有了丰富的内涵和生命的厚度。

石钟扬的文字坦诚。看似不经意间的随笔，却将丰富的内涵贯穿在文字之中，对安徽文化史，尤其是安庆文化史多有涉及。书中的赵朴初、陈独秀、石楠等名字如雷贯耳，令人高山仰止。我曾短信向石钟扬约稿，请他将《无冕学者孔凡礼》一文发给我，他回信说，只有手写稿。我才知道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，他的数百万字的书稿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，真是令人叹服。

石钟扬学生时代就有书问世。1976年，他从安徽大学毕业留校任教，并游学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门下。1994年获省政府所授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称号，1999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，一边教书育人，一边辛勤笔耕，有一百多篇学术论文见诸海峡两岸报刊。他的研究大体为中国古典小说，桐城派和陈独秀三大类，学术著作达十数种之多。如《红楼梦诗词评注》（合作）、《性格的命运：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》《致命的狂欢：石钟扬说〈金瓶梅〉》《文人陈独秀：启蒙的智慧》；《戴名世论稿》等数十种，并选编、点校了很多著作，如《戴名世散文选》《朱书集》《方孝标文集》《范当世选集》等，主编了《民国现场报导丛书》《民国总统自叙丛书》。他的很多种著作一版再版。可谓著述等身。他在大学作学问，本可申报课题和奖项的，他却很少申报。因之，他的同仁们叫他“最傻教授”。他却为这个称谓自鸣得意，他就像阿Q那样，不去理那个“傻”，单一个“最”字就令他陶醉不已！

在石钟扬看来，赵朴初于安庆是个深刻的文化存在。其实，石钟扬也是安庆文化的一个符号。打开《我的石头记》，书中所写的人都是安庆文化的名片、符号，是广受敬仰的人物。

清朝文学家袁枚的《秋海棠》一诗咏曰：“小朵娇红窈窕姿，独含秋气发花迟。暗中自有清香在，不是幽人不得知。”海棠花开，岁月静好，拜读《我的石头记》，仰望生命的风景，暗香浮动，回味隽永。